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迷神记

施定柔——著

水墨江湖，运笔如刀，刚柔兼济，自成武侠风尚
定柔三迷，古龙风致，侠骨柔情，独开清新一派

施定柔 武侠言情巅峰之作重磅回归
独家番外酣畅共享！

风靡网络十五年，千万读者热评不断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325.4

施定柔——著

迷神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8-58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神记 / 施定柔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339-5459-8

I. ①迷… II. ①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 251208 号

选题策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关俊红 王晶琳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吕翡翠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吴春娟

迷神记

施定柔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85 千字

印张 13.75

插页 1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459-8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迷神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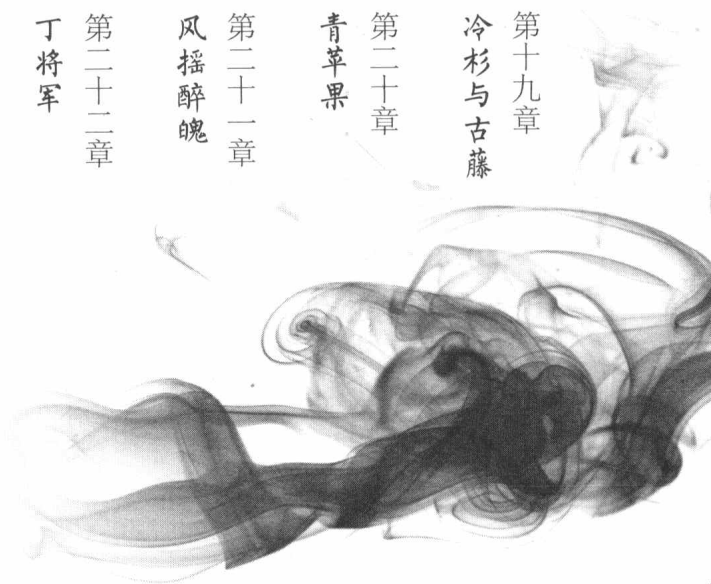
目录

038	031	023	019	006	001
第六章 屋子中的屋子	第五章 江湖郎中	第四章 小湄	第三章 《证类本草》	第二章 潜龙斋岁月	第一章 寒冬夜行
078	072	062	058	049	046
第十二章 清欢阁	第十一章 逝水茶轩	第十章 一篮情感的鸡蛋	第九章 危险的补充	第八章 苏风沂	第七章 竹殷

目
录

137	128	117	108	094	086
青梅竹马 第十八章	雏菊 第十七章	表兄遥远 第十六章	回春堂 第十五章	自己的神 第十四章	儿时好友 第十三章

207	195	183	171	158	146
尾声 第二十四章	青岭山 第二十三章	丁将军 第二十二章	风摇醉魄 第二十一章	青苹果 第二十章	冷杉与古藤 第十九章



寒冬夜行

第一章

马车驶入狭窄弯曲的山道时，裹在皮袄之内的男孩子还没有完全醒来，却已在梦中听见了簌簌的雪声。他若醒得更早一些，也许可以发现黎明之前的雪是淡紫色的。天空净如深海，地上的一切都成了海的倒影。凌晨的空气寒彻肺腑，马车辘辘，在僵硬的耳膜中变得陌生而遥远。如若此时撩开车帘，他会看见道路的两旁几乎全是十丈来高的赤松与冷杉，纯白的枝丫舒展交错，无拘无束地指向苍穹，犹如盛夏中的道道闪电。在森冷的月光下晶莹闪烁的，是水青树与连香树上残留的叶子。上面也许记录着这一年春风初度时第一抹阳光出现的情景，或是蝴蝶飞落掉下了花粉，猕猴跳过划伤了叶脉，以及秋水上涨、山花凋零之类的消息。即便是积雪初晴天气，马车驶过的轻微震荡也会惹来一团缤纷乱雪。山峦黝黑如墨，巨兽般潜伏在树林之后。空山中回响着赶车人轻快的鞭声。

半梦半醒之间，马车忽然轻轻一跳，接着缓缓地停了下来，歪向一边。他听到沉睡中的母亲惊醒过来，尖叫了一声：“家贵！出了什么事？”

“奶奶的！这路上几时又多了一个水坑？孩儿他娘，我下去弄弄就好。”母亲的惊呼顿时被父亲粗大沉闷、嗡嗡作响的嗓音淹没了。

刘家贵脱下羊袍，挽起裤腿，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坑。只听得“咔嚓”一响，水面的薄冰破了个大洞，那水坑比他想象的要深出两倍，顿时半截身子都浸在冰水中。他双手扳住车轮，咬牙往上一顶。马车动了一动，又落回原处。他连扳数次，都无法将车轮抬到坑外，一怒之下不由得冲着车厢一阵大吼：

“都给我滚下来！奶奶的！车都快翻了你们还坐在上头！”

车里人立时惊慌地扶着车沿，抖抖索索地跳下来。先下来的妇人英娘是个瘦削标致的女人，车外的空气比车内寒冷十倍，她只好先用围巾捂住耳朵，再将车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接下来。那男孩倒伶俐，只轻轻地扶了扶母亲的手臂，自己一跳，跳

到了雪中。

“接着!”

男孩眼光一错,手中已多了两件父亲的上衣。坑中的人上身赤裸,下身湿透,黄里透红的肌肤在冰冷的冬夜冒着热气。他看见父亲的双眉已凝上了一层薄霜,粗壮的腿蹬住坑沿,手臂青筋暴露,猛一使力,肩头的肌肉山峦般拱起。他几乎将整个后车厢都抬了起来,那车子却停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骏儿,拿着我的鞭子,去打一下马。”他在水中高叫。

“爹,我……我不会。”男孩子瑟瑟缩缩地答道。

“蠢蛋,你二伯没教你?”

“没有。”男孩子一脸内疚地看着父亲。

“那我们今天只怕就要冻死在这里了!”刘家贵不怀好气地哼了一声,继续用力推车。

男孩子咬着嘴唇想了一想,忽然将皮袍一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道:“爹爹,我来帮你!”

“骏儿上来!”英娘抢到坑边,一把拉住男孩子的手,使劲地将他往上拽。刘家贵却一掌推开她的手,粗声粗气地道:“这是爷儿们的事,女人站一边去。骏儿,好样的!你来顶住车轮。奶奶的,冻死我啦,咱们先喝一口苞谷酒再说。”

他从坑边的衣物里翻出一个葫芦递给儿子。男孩子仰头灌下一大口,土产的苞谷酒酒性浓烈,呛得他涕泪交流。他却不肯示弱,不等眼泪流出来,又强自灌下一大口。

“现在还冷吗?”刘家贵问道。

“……不冷冷冷冷冷……”男孩子本想说冷,可惜实在太冷,牙齿冻得咯咯直响,一连说出了十几个“冷”字。若不是下半身已完全麻木,他整个人几乎就要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也许你喝得太少了,要不要再来一口?”刘家贵神情粗犷,有些不满意地看着这个冻得一脸青白、嘴唇发紫的男孩。他原本想说:“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早已经……”又觉得现在不是教训人的时候。便将厚大的手掌往男孩的肩头一按,仿佛要将发抖止住,道:“还冷吗?”

“爹爹不冷,我也不冷!”男孩子大声道,生怕自己不信,又加了一句,“真的一点也不冷!”

“这才是我刘家贵的儿子!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难事,你只要想起这一夜,便没有过不去的时候。用手顶住这里!”

“爹爹,我……我的手发麻……”男孩子的话音里已有些哭腔了。

“手发麻就用肩膀来顶。”父亲无情的声音再次响起。

两人一起用力,刘家贵在空中甩了一记响鞭,两匹雄骏的黑马往前一探,车轮终

于离开了水坑。两人迅速从冰水中爬出来披上衣裳,又各喝了一大口酒,刘家贵抓起一团雪在儿子的双手上用力地揉搓着,问道:“现在好些了吗?”

“痛!”男孩子皱着眉头答道,感到腹中燃起了一团烈火。

“痛就是有感觉,上车去吧。”

“爹爹,我什么时候才会像你那样不怕冷?”

“小子,这是你头一次哪。再多干几回就好啦。”刘家贵摸了摸儿子的脑袋,“上车去吧,我们这就到家了。”

雪地上的阳光十分刺眼,男孩子踩着雪,跟着仙儿来到一个陌生的院子。仙儿穿着件绣着水仙花的新棉袄,胸前一个小小的围兜,已被涎水湿透。她一点也不好看,眼睛极小,笑的时候就眯成一条缝。母亲常说,仙儿出生时老天爷正巧打了一个盹,所以她的脑子不管用,长得也不像刘家任何一个人。单从五官上仔细琢磨也找不出一点与自己相似的地方。她的脸蛋红扑扑的,两颗虎牙凸出来,随时随地流露出婴儿般稚嫩无知的样子。

“记住,你是我姐姐,我是你弟弟。”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她重复,“弟弟,弟弟,弟弟……”

“哥哥。”仙儿不为所动,固执地叫他哥哥。

“你比我大四岁。”

“哥哥。”

“你为什么叫我哥哥?”

“哥哥。”

“好吧。”男孩子叹了一口气,掏出手绢,替她擦了擦鼻涕。临走时英娘给他带了一大叠柔软的手绢,在路上就已用掉了三条。仙儿不会控制自己身上流出的液体,她经常尿床、尿裤子。她在哪里都会做出令刘家丢脸的事情来。

父亲告诉他,仙儿喜欢热闹,喜欢人多,喜欢和一群小孩子们疯闹。

“你跟着你姐姐玩儿,只要不让她走丢就行。”

仙儿的眼光怯生生的,她不肯拉男孩子的手,出了门就拔腿飞跑。男孩子追上去,从怀里掏出一颗糖塞进她的口里。

仙儿终于停下来,叫了他一声“哥哥”。男孩趁机拉住了她的手又不敢抓得很紧。她不愿意地拉着他往前走了几炷香的工夫,停在一个有着碧油屏门的院子门口。门内传来孩子们的嬉戏之声。

男孩子迟疑片刻,推开院门,顿时无数的雪球向他飞来。仙儿尖叫着奔了进去,他看见一群孩子一面向她扔雪球,一面追着她大喊:“傻大来喽!傻大来喽!”

其中一个男孩子喝道:“傻大别动!”

仙儿立即站住,立时又有无数的雪球向她打去。她乐得咯咯直笑,过了一会儿,

见雪球越来越密，又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傻大，我们把你堆成雪人，好不好？”另一个男孩子道，“你不是一直想玩雪人吗？这回我们堆个大的——”话音未落，一个黑影直冲过来，对着男孩子的脸就是一拳，打得他眼冒金星，接着一张愤怒的脸向他恶狠狠地喊道：“别欺负我姐姐！”

被打的男孩高他一头，中了一拳，身子只是晃了一晃，一怒之下冷不防抓住他的领子，将他踹倒在地，一条腿半跪在他的背上，道：“你是傻大的弟弟？”

“是！”男孩子的手被拧着，痛得钻心，却拼命咬牙忍住。

“那你就是傻二！”

“我不是傻二，我叫刘骏。”

“傻大的弟弟就是傻二！”

“傻二！傻二！傻二！”一群孩子拍着手围着他叫起来，刘骏怒气冲天地翻了个身，朝着那个欺负他的人猛扑过去。

“打架喽！打架喽！大家快上呀！”男孩子们一拥而上，顿时叠成一个人堆，将刘骏夹在当中，大家互相扭打起来。他感到有人拧他的耳朵，有人踢他的腿，他也拧别人的耳朵，也踢别人的腿，十来个男孩子压在一处，二十条腿踢着雪花乱飞。他瞅空将身边一个人的裤子撕了个大洞，又一拳打在另一个人的腰上，有一半的人嗷嗷乱叫。正闹得翻天覆地，只听得有人叫道：“快撤！有人来啦！”顿时，七八个小孩从人堆里跳起来，跑得无影无踪。刘骏身子一轻，低头一看，只有一个小个子的男孩被他压在身下，正使劲地拽着他的衣裳。他余怒未消，对准男孩的鼻子“砰”地就是一拳。鲜红的鼻血立时狂涌而出。那男孩怒道：“你干吗打我的鼻子？”说罢，一口咬住他的胳膊。

刘骏回手一拳，正捶在男孩子的脸上，这一回，他有些心虚，不敢用力，可那男孩子一张白皙的脸上却出现了一块乌紫。刘骏扭住男孩子的颈子，骑在他身上，道：“说！下次还敢不敢欺负我姐姐了？”

“我没欺负过你姐姐！”

“抵赖是不是？”刘骏使劲拧他的手，男孩子痛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也不肯示弱，道：“我没抵赖！”

“刚刚是不是你向我姐姐扔雪球？”

“什么雪球？我刚出来。”

“你刚出来怎么会被我压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我看见有人打架就过来了。”

“你过来干什么？你凑什么热闹？”

“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只是喜欢打架而已。”男孩子道。

刘骏一听，哭笑不得，连忙放开他：“那我刚才岂不是白揍了你一顿？”

男孩还在不停地流着鼻血，便从怀里掏出手绢将鼻子捂住。

“你的眼睛也肿了。”刘骏道。

“过几天就会好的。”男孩子道。

“对不起，你若早些告诉我，我也不会打你的。”

“不要紧。我不是也把你的手咬破了？下次若还有架打，记得叫上我。”

那男孩子虽又瘦又小，却是肤色白皙，模样清秀，全身都裹在一件白色的狐袍子里。

“我是新来的。”刘骏道。

“哦。”

“我叫刘骏。”

“我叫慕容子忻。”

“你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

“不知道，你就叫我子忻好了。你从哪里来？”

“我……我从乡下来，是乡下人。”

子忻觉得这句话很奇怪，道：“这里就是乡下。”

“我是说，我是山里人。”刘骏更正了一下。

“我也是山里人，这里的山很多的。”子忻接着又问，“你明天去不去家塾？”

“爹爹说要我去，不如咱们一起去吧。”

“好啊。”子忻点点头，停顿片刻，忽然问道，“你识字吗？”

“不识。”

“我也不识。”子忻开始咬指甲。

刘骏问道：“你为什么还咬指甲？”

“我天生就喜欢咬。”

“起来吧，别老坐在雪地里。”刘骏道。

子忻双手在雪地里一阵乱摸，摸出一对拐杖，慢吞吞地爬了起来。

“你的腿怎么了？”

“我走路不是很方便。”好像曾有一千个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子忻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态。

“我来扶你一下吧？”

“不用。”

“下回若有人敢欺负你，只管来找我，我帮你打架。”看着子忻一脸青紫，堵在鼻上的手绢又是一团殷红，走起路来更是瘸得厉害，刘骏颇感内疚。

“没人欺负我，”慕容子忻道，“我很少出门。”

“那我去找我姐姐了。”

“再见。”子忻道。

潜龙斋岁月

第二章

学堂就设在西廊不远处的“潜龙斋”中。迎面一排朱红亮漆的隔扇门，长窗上镂着十字葵花的图案，框格间嵌着磨光的贝壳，被一缕冬阳照得闪闪发亮。从廊上空窗望去，中庭上疏疏朗朗几株挂雪的梧桐在寒风中挺立着，远处是曲曲一湾湖水。这去处刘骏当然不曾来过，子忻看上去也不甚熟悉。

走入空空落落的一个斋堂，两人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刘骏从布袋里掏出笔墨，齐齐整整地摆在桌上。子忻静悄悄地坐在一旁，桌前一无所有。几个男孩子在中庭嬉闹，听得一位长袍老翁缓缓地入院门口走来，咳嗽了一声，便一窝蜂地拥进堂内，各自找着自己的位子坐了下来。

黎先生踱入斋内，笔直地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捋了捋山羊胡须，闭目养神，待得人声安静下来方缓缓睁开眼，道：“人都来齐了吗？”

“齐了。”一个男孩答道。

“第一堂课，不忙识字，先讲规矩。大凡入学读书，先学修身，次学治心。先要懂得事亲接物，然后方可穷理尽性。这一点，你们可明白？”

座上一群孩子齐道：“明白！”

黎先生点点头，接着道：“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衣服鞋袜，要时时收拾干净。男子有三紧：已冠要戴头巾，未冠要总髻——不能披头散发，这是头紧；腰带要扎好，不得松散，这是腰紧；鞋袜要系牢，不得拖沓，这是脚紧。总之，衣冠不得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不端严则易为人所轻贱。”

这一番话说罢，座下顿时一阵哄乱，扎头发的、系鞋袜的、扯腰带的皆而有之。

黎先生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面前东倒西歪、手忙脚乱的众人，清了清嗓子，又道：“为人子弟，说话常要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哗，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导，当垂首聆听，不可妄自议论。长上有过，不可径自分解，姑且隐嘿，事后徐徐细

稟。朋友之间亦当如此。”

刘骏悄悄地问道：“什么叫‘隐嘿’？”

子忻道：“就是闭口不说。”

“凡行步，须得端正，要笼袖徐行，不可以疾走跳踯。若是父母长上召唤，则应疾走而前，不可舒缓。相揖，必折腰；对父亲、长上、朋友必自称名；称呼长上不可以字；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升降不敢由东阶，上下马不敢当厅，凡事不敢自拟于其父。

“……伺长者侧，必正言拱手，据实以对，言不可妄。事长者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饮食，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开门揭帘，要徐徐轻手，不可有震响。凡如厕，必去上衣；下厕，必浣手。夜行，必以灯烛，无烛则止。夜卧必用枕，勿以寝衣覆首……”

无穷无尽的规矩喷泉般没完没了地从黎先生的口中涌出来，众学生耐着性子听了大半个时辰，已沉闷得昏昏欲睡，忽听黎先生道：“这些规矩还只是个开头，我已给每人印了一本小册子，等会儿学散了，每人家去都要用心温习，把我今天讲的规矩背下来。明天我一条一条地问，答不出的，嘿嘿！”众人心中一惊，正惶恐间，桌上的戒尺响了两下，梆梆有声，都吓得一头冷汗，方知学长们给这位黎先生起的“长脸夜叉”的外号当真不虚。

“现在我们来学作揖。赵清顺，你上来一下。”黎先生站起来，走到堂前，当着众人，认认真真揖了一下，便叫一个学生来学。

每个人不得不都站起来，伸长手拜佛一般揖着，听他一一指正：“双足要稍宽，这样才能立得稳。弯腰的时候，眼要看着自己的鞋头，威仪方美。往下揖时，膝要直，不得曲了。对位尊之人，得手过膝下，再手随身起。很对，就是这样……”一抬眼，见一群孩子此起彼伏地揖着，唯有慕容子忻悄然独坐，一动不动，冷眼看众人，一副万事与己无关的样子。

黎先生板着脸，双目威光四射，沉声道：“子忻，你为什么不学？”

子忻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站起来，马马虎虎地揖了一下，又坐了回去。

“重来。”黎先生冷冷地道，“如果你面前站着的是皇帝老子，你也这么放肆轻慢吗？”

瞬间，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十来双眸子直直地盯在子忻身上。

子忻只好又认真地揖了一次，慌张之中弯腰微过，一时头重脚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他原本脸上又青又肿，看上去十分滑稽；这一摔倒，样子越发可笑。一旁观看的学生有几个顿时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

“笑什么笑！如果摔下去的是你们自己的父兄，你们也这么笑吗？”黎先生大喝一声，众人吓得立时噤声。

刘骏忙俯身想将子忻搀扶起来，子忻避开他的手，轻声道：“我自己来。”说罢自己慢慢爬起身来，坐回椅上，拂了拂袍子上的灰尘，满脸发青，低头不语。

剩下的课先讲晨昏定省,如何请安,如何事亲,如何侍疾,一直讲到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如何写字……子忻一概没有听见,心中一遍一遍地回荡着众人的笑声。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他默不作声地走回去,一路上不论刘骏如何逗他说话,他都不发一言。到了路口,两人分手,他便独自沿着长廊缓行,快到自己屋子的门口,忽然一双冰手捂住他的眼,一个甜蜜蜜的声音从身后道:“这么早就放学了?”

子忻停住脚步,道:“放了。”

“没逃学吧?瞧你,什么也没带,哪里像个上学的样子?”说话人是个大眼睛的女孩子,一头浓发,笑起来眼眸流光,耳垂上两粒紫晶耳环在她的笑声中叮当乱晃。

子忻心绪恶劣,懒得说话,那女孩子偏缠着他,道:“你还没告诉我昨天究竟是谁打了你呢?是不是小虎?要不,是小金子?你倒是说啊!你不说,我怎么找他算账呢?”

“不是,也没关系。”子忻又叹了一口气。

女孩子又道:“你今天为什么老是叹气?是不是上学上得不开心?”

“没有。”

“吃饭了吗?”

“不想吃。”他走到屋里,靠在床上。

“你不理我,我可去玩儿了。”

“去吧。”

“我去玩儿,你替我照顾一下唐蘅,好吗?”

子忻气呼呼地道:“姐,你不要烦我好不好?”

正说着,只见内屋里冲出来一个扎着冲天小辫的红衣男孩,见了子忻便叫道:“子忻哥哥!子忻哥哥!我想死你啦,你想我不想?”说罢将鞋一脱,爬到床上,便去抱子忻的脖子。

子悦连忙道:“乖唐蘅,哥哥今天不舒服,你要乖乖的,不惹他生气才好。这屋子反正大,你自己随便玩儿好了,只有一样,可别碰你哥哥的宝贝金鱼。晚上你爹爹就来接你了。”

唐蘅眨眨眼睛,从床上一跳,跳到子悦的身上,抱着她的脸啧啧一阵乱亲,鼻涕唾沫顿时涂了她一脸,唐蘅双手攀着她的肩,猴在她身上,细声细气地道:“子悦姐姐好香呀,我跟你出去玩,好不?我一定乖,什么都听你的。真的!”

“不成不成,姐姐今天可有顶顶重要的事情要干,你去了只会捣乱……还是留在这里好啦!”子悦三下五除二地帮唐蘅穿好鞋子,他一溜烟儿地跑到书房里找图画儿去了。

门轻轻地掩上时,屋子忽然暗了下来,子忻这才想起早起出门时吹了灯,唯一点着的一个灯笼又被唐蘅拿到里屋去了。一缕阳光从提窗的帘缝中射进来,孤零零地落在飞罩旁的一只半人多高的花觚上。描金的瓶口顿时溜出一道刺眼的金光。他连

忙闭上眼,又想起潜龙斋里那一群男孩子的笑声、黎先生冷酷的嗓音,以及自己摔倒时狼狈的模样。

其实子忻摔得并不重,趴在地上时却能想象出脑后十来双眼睛盯着他看的样子。他还小,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类世界常见的那种“我想你是在想他是在想我是在想……”之类复杂曲折的推理之中。在两个“我”之间可以自由叠加无数个人称与猜测。到了最后,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想谁。唯一确信的事情是,当时地板上尘土干燥,有一丝奇异的酸味。地砖光洁而冰凉,四条边上细缕着一圈藤茎梅花。黎先生的下摆上有一块不显眼的补丁,里面笼着一双半新不旧、青布厚底的棉靴。子忻还发现老先生的脚很小,靴子很窄,与他高大细长的身躯大不相称。若不是那些羞辱打骂一般地涌到喉头,或是胃酸那样一趟又一趟地搅动记忆不使之沉淀,这原本是寻常的一天。可是,因为这件事,世界全变了,变得索然无味。子忻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瞪着头顶上的海幔天花,感到周围的一切旋涡般地飞转起来。

他忽然开始数自己的岁数,开始计算要过多少年后他才会死去。

正胡思乱想中,子忻忽然嗅到一股烟气,探头出来察看,发觉书房里有一团呛人的浓烟涌了出来。接着是“咣啷”一声,唐衢尖叫着冲出来:“子忻哥哥!子忻哥哥!”

他拾起拐杖赶过去,见书桌上几本书已烧掉了一半,所幸唐衢及时地泼了水,这才不致酿成大火。

“我……我方才看书……看不清,就把灯笼的罩子拿开了。书挨着火太近就烧……烧了起来。”唐衢怕火,见子忻赶过来,便抱着他的腿,躲在他身后。

“行了,没烧起来就好。”看着唐衢吓得肩膀缩成一团,懒得吓唬他,子忻淡淡地说道。

“书烧没了……叔叔会骂你吗?”

“不会。你找别的地方玩去吧。”

仿佛得了赦令一般,唐衢抽腿就走,又被子忻一把拉住:“你从哪里找的水?”

“鱼……鱼缸。”

子忻的脸拧了起来,急声道:“你说什么?”

“金鱼缸……我把它砸破了。昨天子悦姐姐刚跟我说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子忻顾不得追究,俯身在地,四处找那条金鱼。唐衢也连忙钻到桌下去找。过了一会儿,听得唐衢欢快地叫道:“在这里!它还没有死呢!”说罢从桌子底下爬出来,摊开手,一条鲜红夺目的金鱼正张着大嘴吃力地呼吸着。

“那就好。”子忻喜道,“卧室里有水,你快去把它放好。”

他行走缓慢,怕拿着鱼赶到有水处已经晚了。

“嗯!”唐衢撒腿就跑,腾腾腾蹿到卧室,远远地道:“好啦!我把它放到水里去啦!子忻哥哥,你不要担心啦。”

子忻慢吞吞地跟过去,拿眼一望,道:“你把它放在哪里?”

“你的茶杯里！茶杯里有水！”唐衢道。

他的火又冒了起来，吼道：“茶杯里是茶，不是水。”

“暂放一下，让鱼吸一口气不可以吗？”唐衢细声细气地道。

“那是热茶！”子忻看着茶杯里绝望挣扎、奄奄一息的金鱼，泪水不知怎的涌到眼眶，又被他捏着拳头强逼了回去。

唐衢战战兢兢地看着子忻发怒，跺跺脚，忽伸手从茶杯里捞出金鱼，往门外跑去，一边跑一边道：“前面有湖，我把它放到湖里去它就能活了！”

“站住！你不会游泳！”子忻跟了出去，唐衢溜烟儿地冲出院子，一脚踢开隔壁竹梧院的大门，跑到九曲桥中，将鱼放入湖水之中。

子忻气喘吁吁地赶到时，看见唐衢咧着嘴，带着一副哭腔地对他道：“我已经把它放到水里去了，它……它还是那个样子。我看它快要死啦。”

墨绿的湖水中薄冰初解，白玉栏杆下浮着那条鲜红的金鱼，它的嘴缓慢地张合着，肥胖的身子歪在一边，仿佛连它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浮起来，只用一双绝望的眼睛看着岸上踌躇着的两个人。过了一会儿，它的嘴就不再动了。它像一片落花一般悠然无主，随波漂动。

子忻扒到栏边，找了一根枯枝将金鱼捞了起来，用手绢包好，放在自己的荷包里。

“对不起……”唐衢的眉上只有一层浅浅的绒毛，皱起来时眉头微微发红，“子悦姐姐说你常常对着这条鱼说话，是真的吗？”

子忻不置可否，只怅然地道：“它的名字叫小欢。”

“你不让它死在水里，难道是要埋了它吗？”

“不是。”子忻望着远方，叹了一口气，“我把它带在身边。”

“你……你要把它做成咸鱼吗？”唐衢拉拉他的衣角，颤声问道。

“不是。”

“它……它会变得很难闻的。”

“你若喜欢一样东西，不论它变成什么样子，你都得喜欢。”

每当走入潜龙斋空荡敞亮的正厅，听着堂中孩童恣意的嬉笑，子忻便会无缘无故地感到落寞，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觉得无人理睬，觉得度日如年。那群孩子其实大半与他相识，却很少有人找他说话，即便是客气地打声招呼，大约也是看在子悦的分上。他知道谷里的孩子分作好几派，每派都有自己的头儿和擅长的游戏。他很自觉地躲到一边，摊开书本，假装看书，其实心里全是孩子们兴奋的笑声。

那些游戏，他从不参加，也一无所知。唯一高兴做的事情便是等着两派的孩子忽然恶语相向，打成一团，便跳进去撕扯，就算给人打得鼻青脸肿，亦乐此不疲。

读书之后，这种打架的日子渐渐少了。学堂里的孩子仿佛一夜之间全都文质彬彬了起来。以前扔石子、弹鸟、打雪球、骑竹马、挖蚯蚓、游水捕鱼之类的游戏不再时

兴,代之而来的是斗蟋蟀、下五子棋、画战马长矛武士盔甲。游戏从地面移上了桌子。谷中的大夫全是读书人,到了节日闲暇,便带着孩子去会诗友、逛讲会。春日间还戴竹冠,披云巾,着文履,携瘦杯,齐去山中远游。鹿皮坐毡一铺,大人们斗起诗来,孩子们能干的不过是收拾诗筒、整理葵笺、分发韵牌、传递酒杯之类的杂事。一个月下来,教完了切韵,便学填诗作文,一开始无非是李、杜、韩、柳,盛唐诸家。黎先生早已排出了教程,“四书”之后便讲《孝经》,接下来依次为《易》《书》《诗》《礼》,直到春秋三传。八岁入学,全部讲完,已是十五。自此以后,游戏从桌上移入脑中。

一想到还有七年要和黎先生共处,子忻便觉头大如斗。黎先生那一双清冷威严的眼睛似乎总在有意无意地审视着他。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感到黎先生的目光犹如一把利剑穿过前面好几个人的胸膛,直刺他的心脏。这个时候,他会装作视而不见,扭过头去看墙上一副陈旧的横幅:

“竹密山斋冷,荷开水殿香。

山花临舞席,水影照歌床。”

这四行赵体遒劲朗逸,法度严谨。细看之下,偏又于圆转流美之中多了几分妩媚婀娜。

遐思中,一道阴影扫过来,子忻连忙回头,看见黎先生已经走到面前,板着脸道:“这字写得不错,是吗?”

“……是。”

“这是你父亲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写的。”

“又来了。”子忻心里道。无论什么事情,黎先生都要拿子忻与他爹慕容无风比较,趁机长篇大论地教导一番。你父亲是神童。你父亲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你父亲四岁学医,六岁开诊,十岁主堂,十五岁著书,十七岁名满天下。你父亲……

“啪!”习字的册子扔到面前,黎先生道:“这是你写的字,自个儿对着墙上的字好生想想,可还过意得去否?”

子忻垂首不语。

“下学之后,把你写的东西交你父亲看过,让他签字,明儿更正了交上来。再写得不像样,就罚你每个字抄五百遍。你可省得?”

“是。”

头几回老先生训他,他还满脸通红,汗流浹背,恨不得钻地三尺。后来训得多了,他要么点头称“是”,要么一声不吭。下了课,收拾书本,第一个离开。

这一年谷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最后一场雪下毕,竟一连晴了整整十日,忽然间便已到了碧草丛生、山花满目、莺啼燕啭、柳絮乱飞的时节。穿过花门,绕过一带短短的红栏,再从数百杆修竹中转出,子忻看见九曲桥上的小亭中有一道熟悉的白影。他心中一暖,匆匆赶过去,几乎被路旁一丛翠若欲滴的忍冬绊了一跤。

这是子忻冬日之后第一次见到父亲。像往日一样，父亲喜欢静坐亭中望着湖水冥思。他背影依然消瘦，腰却挺得笔直，红炉中升起一道细细的茶烟，乳白色的，升到半空，被清风一搅，悠然地弥散开来，了无痕迹地渗入到远处的碧水青天。

“爹爹！”子忻的步子有些踉跄，细小的喊声在空旷的湖际显得格外伶仃。而父亲却显然听到了身后的动静，转过身来，道：“子忻。”

慕容无风眼中笑意温暖，看着儿子蹒跚吃力的步态，目中忽又隐现一丝忧郁：“不要急，慢些走。”

走到父亲身边，子忻扔开拐杖，一骨碌爬到他的身上，挨着他坐了下来。慕容无风将他一抱，掂了掂重量，道：“嗯，几个月不见，你重了好几斤呢。”

“妈妈说我又长高了一寸。”

“腿还时时痛吗？”

“不怎么痛。”

“嗯，那就好。”慕容无风点点头。

子忻把头埋在父亲的怀里，忽然拉了拉他的袖子。

“说吧，又干了什么坏事？”慕容无风摸着儿子的脑袋，缓缓地道。

子忻心虚地摸出那本揉得皱皱巴巴的小册子，道：“我的习字簿，黎先生要您过目签字。”

父亲正在批医案，笔砚就在旁边。看他接过小册子，子忻的心怦怦乱跳，不知不觉已满脸通红。

慕容无风将册子从头到尾地翻了一遍，在最后一页写上“已阅，慕容无风”六个字，然后将册子还给他：“拿去吧。”

见父亲不置一词，子忻越发惶惑，咬着嘴唇，思量半晌，磨磨蹭蹭地道：“爹爹……我……我写不好字。”

慕容无风淡淡地道：“不着急。”

“我的算术……也不好。”

“不着急。”

“要背的书，我老记不住。”

“不着急。”

在父亲身上忸怩半晌，子忻抬眼远望，湖岸垂柳下的草丛中，高高低低长满了蒲公英，便问：“爹爹，为什么那些蒲公英有的高有的低？”

在子忻幼小的记忆中，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父亲。

果然，慕容无风笑了笑，道：“蒲公英一定要长得高过它周围的草，风才能将它的种子吹到别处。周围的草长短不一，蒲公英自然也就高低不同了。”顿了顿，他又加上一句：“你将来长大了，也要像蒲公英一样，得想法子高过周围的草才行。”

子忻嘻嘻地笑了起来，觉得很有趣，问道：“爹爹，那谁是我的草呀？”